

不臣寧黔首緒官

寺開牽門關嗟峨

望崑山鄉明治惠

沾渥吏樂政民給

足君高升極鼎足

中平二年十月丙

辰造



余九齡學八分書

先舍人授以石臺孝

徑几案牆壁陰寫

殆遍及壯觀漢隸

始大悔之然不^能妄而

古矣康輿壬午

西坡先生出佳帑素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



朱彝尊年譜

張宗友 著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



朱彝尊年譜

張宗友 著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朱彝尊年譜 / 張宗友著.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4.9

(古典文獻新視野 / 程章燦主編)

ISBN 978-7-5506-2002-5

I. ①朱… II. ①張… III. ①朱彝尊 (1629~1709)
— 年譜 IV. ①K825.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199476號

- | | |
|-------|---|
| 書名 | 朱彝尊年譜 |
| 著者 | 張宗友 |
| 責任編輯 | 林日波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
| 出版社網址 | http://www.fhcbbs.com |
| 經銷 |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排 |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
| 印刷 | 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區冶山鎮,郵編:211523 |
| 開本 | 652×960毫米 1/16 |
| 印張 | 40.25 |
| 字數 | 559千字 |
| 版次 |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2002-5 |
| 定價 | 148.00圓 |
-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25-57572508)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

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 PAPD ）

南京大學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協同創新中心資助項目

南京大學 985 工程項目經費資助出版項目



朱彝尊像（選自《清代學者象傳》）



《西河竹垞兩先生象》（鄭元慶繪，丁杰摹，錢大昕題。故宮博物院藏）

太傅公派

六世

國祚

字兆隆號養淳王夫人出

萬歷丙子以官籍補順天府庠生庚辰補廩壬午中順天鄉試十九名癸未會試二百四名廷試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甲申丁母憂丁亥起補原官戊子敕授儒林郎充起居注經筵展書捧敕官分纂孝廟正史巳丑充會試同考官廷試掌卷官辛卯充江西正考官丁父憂甲午起補原官乙未陞司經局洗馬兼充皇長子經

七世

大競

初名大謨字君籲號忱予

何太夫人出邑庠生萬歷辛丑承父蔭入太學巳未授都察院照磨庚申署都事天啓辛酉署經歷司事敕授修職郎壬戌陞後軍都督府都事署宗人府經歷司事陞太僕寺提督庫物協理京營馬政寺丞晉授文林郎甲子陞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丁父憂崇禎戊辰起補原官晉授承德郎巳巳協守西直門紀錄庚午陞本司

八世

茂暉

字子若號晦在徐安人出

邑庠生天啓乙丑承祖蔭授中書舍人國朝康熙辛酉以嗣子仕敕贈徵士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著有晦在先生集棘閣記禹貢補注萬歷戊戌十二月初四日生康熙乙卯六月二十九日卒壽七十八配海鹽鄭氏尙書端簡公曉曾孫女布政司經歷端允思孟女敕贈孺人萬歷戊戌正月初八日生

九世

彝尊

字錫宣號竹垞康熙戊午

以布衣薦舉博學宏詞科巳未三月召試欽取一等十七名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纂修明史一統志三充廷試讀卷官辛酉充日講官起居注秋欽命江南副考官癸亥召入南書房供奉賜禁中騎馬賜宅黃瓦門東南甲子被劾奉旨降一級庚午補原官主

十世

昆田

初名掌穀字文益號西畛

太學生著有笛漁小稿三體摭韻順治壬辰八月二十六日生康熙巳卯十月二十一日歿配沈氏宿州衛守備繁石文女順治庚寅八月初七日生康熙壬午三月十三日歿合葬婁家橋安度先生墓側子二

桂孫

稻孫

三才二氏之譜

世系表五

少保公三房北門第一支

曝書亭集卷第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古今詩一

旃蒙作噩

村舍二首

村舍朱生感遇作也生年十七爲贅壻避兵五兒子橋
村舍有牛宮架以曲尺木牴牾盈四三戀此共泥伏牧童驅
使行跨之上原陸日夕齊下來各自舐其犢吾生命不辰早
歲去邦族父母謂他人安敢望拊畜吁嗟犢不如寢訛從所
欲

村舍有雞柵樹近蓬門樞曉日披其樊一雌將衆雛村嫗導
之前握粟呼朱朱當前或更却母啄子必俱吾生早離家南

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

總序

程章燦

古典文獻是傳統文化的載體，研究傳統文化，不能不從古典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基礎工作做起。另一方面，對古典文獻進行整理、闡釋與研究，不僅是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繼往開來、建設二十一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的重要一環。衆所周知，中國歷史悠久，古典文獻汗牛充棟，擺在研究者面前的任務是相當繁重的；而如何通過對古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表達當代人的學術趣味和文化關懷，體現當代人的學術眼光和學術水準，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也是相當艱巨的。這是一項偉大而繁複的事業，可以分解成無數項具體的工作，需要很多同仁的投入與協作；同時也是一項細水長流的事業，每一位傳統文化研究者都責無旁貸，儘管各人所能貢獻的也許祇是涓滴之水。實際上，如果打一個比方，文獻傳承就好比一條河流，那個表面上似乎看不見摸不着的文化傳統，正如粼粼波光，蕩漾於寬闊的河面之上。這條河流蜿蜒曲折，在流淌過程中不斷接納來自山澗的溪流，吸收來自天上的雨水，也慷慨地奉獻，灌溉着其所流經的廣袤的中華大地。今天，這條河已經流到我們面前，我們怎麼能不對它有所貢獻呢？

有鑒於此，二〇〇八年，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同仁在中華書局出版了一套“文獻傳承與文化認同研究”叢書。在那一套叢書的總序中，我曾經強調文獻傳承對於傳統延續、文化建設以及文化認同的形成的的重要性。我在序言的最後，表達了這樣一個態度：“也許我們做得不夠好，但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現在呈現在各位面前的這一套“古典文獻新視野”叢書，就是我們繼續努力的表現。前

一套叢書的標目，強調文獻傳承研究對於文化建設的現實意義，而這一套叢書的標目，則強調以新的視野來整理與研究古典文獻。從表面上看，兩套研究叢書似乎頗有不同，實質上却是相輔相成，後先承續的。

中國古典文獻學是一門古老的傳統學科，歷代成果積累之豐厚、傳統學術方法之完善，都使人們容易產生這樣一種感覺：這樣一門學科很難再有新的領域開拓和學術創新了。從某一個角度來看，這種感覺似乎有一定道理，因為我們畢竟處於一個與前人不同的時代，我們既沒有從小接受過古人那樣的蒙學教育，也沒有像前輩大家那樣深厚的小學基礎，甚至也不可能像古人那樣皓首窮經，聚精會神，窮畢生之力專治一經。作為當代人，我們不得不分出若干精力，學習其他知識，掌握其他技能，以應付日常生活和學術研究之必需。但是，我們畢竟擁有某些古人所沒有的優勢，例如在文獻資源的占有和使用方面，我們便有着較古人方便優渥的條件。當代公私圖書館整理并開放自己的典藏，雖然并不完全理想，畢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進；新時期以來，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的出版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這些都是古人難以想象的。至於近年來，隨着方興未艾的電子技術和無所不在的網絡技術的發展，衆多體量龐大而且以前堪稱稀見的古典文獻，紛紛化身為便攜易檢的電子數據，成為幾乎隨時隨地都唾手可得的資源，這種景象非但古人無法想象，即使前推半個世紀，恐怕也沒有學者能夠想到。總之，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無論是影印出版還是整理出版，紛至沓來的文獻資源，為今天的研究者打開了一扇更開闊的窗口。文獻資源方面得天獨厚的條件，也使當今研究者擁有了文獻資源的新視野。

這裏所講的文獻資源，實際上已包含前人在古典文獻整理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這些學術積累不僅是我們整理研究和消化吸收的物件，而且也為我們的研究奠定了學術的基礎，使我們可能擁有更開闊的視野。套用那句老話來說，即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就有可能比古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我們不僅可以上下流連，還可以“左顧右盼”，“東張西望”，吸收國內外相鄰學科在文獻整理研究上的經驗和方法，提升研究的學術境界。掌握更全面完備的資源，

輔以新的研究方法與理念，就有可能使我們的立足點更為高遠。在這樣的學術基點之上，即使處理古典文獻中的基本典籍和基本問題，也有可能採取與傳統學術不盡相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結論，取得全新的成果。換句話說，視角的更新與多樣化，也就可能帶來視野的更新與多樣化。以往未曾受到關注、未曾受到重視的古典文獻，就有可能因此進入我們的視野，生僻可以變為熟悉，冷門可以變成熱門，伴隨着研究對象與研究主體的風雲際遇，古典文獻學術史也將展現新的景觀。

運用包括現代電子技術在內的各種研究手段，不斷開拓可供利用的文獻資源，是當代古典文獻研究者的職責。在這一方面，除了重視對傳世文獻的發掘和整理，強調對新出土文獻的整理和利用之外，還應該加大對既有文獻總體再加工的工作強度，生產出更多、更具學術價值的新學術文獻。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志在建設一座古典文獻的宏偉大廈，那麼，除了發掘并整理傳統文獻和出土文獻，使用那些現成的建築材料，還應該自己動手，設計、發明和生產更方便、更安全、更堅固耐用的建築材料。要之，古典文獻不僅是供我們整理和研究的，也是需要我們生產、積累并重構的，祇有這樣，這一資源才會日益豐富，而不至於陳舊、匱乏。

顯而易見，古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是分不開的，輯佚學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輯佚學中既有整理，又有研究，是一門很能體現中國古典文獻學特色的學問：利用既有的古典文獻資源，努力恢復已經佚失的古代典籍，重建古典文獻彼此之間已經失落的某些聯繫，進行這些工作的學者，有如施展回春妙手的醫生，使亡書佚籍“無中生有”，甚或“起死回生”。在研究的基礎之上進行整理，根據重新建構的新文獻，展開新一輪的研究，學術疆域便可能如漣漪般向外擴展。在這裏，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中國古典文獻是一個縱橫雙向開放、不斷變化、日益豐富的系統，而且應該看到，中國古典文獻還是一個環環相生、彼此聯繫的系統。乾嘉學人熱衷於輯佚之學者不乏其人，其旨趣絕不止於個別典籍，而是更着眼於其背後的那個宏大的古典文獻系統，志存高遠。在現當代學術界頗為流行的各種輯編彙纂，在某種意義上，就可以說是從輯佚學中發展起來的，雖然二者

的方法與結果有所不同，但是在“無中生有”的思路，却堪稱殊途同歸。當然，這些輯佚或者輯編彙纂涉及諸多學科，規模不同，大小各異，類型繁多，形式多樣，其方法亦因研究對象的不同而作相應調適。至於其對象的選擇，則往往取決於學者的立場與旨趣。在這裏，新視野主要體現在整理和研究的方式上，這種方式不僅體現了現代學術的旨趣，也在方法和視角上體現了現代學術方法的進步。

上文主要是就資源、視角、方法和動機這幾個方面而言，嚴格說來，古典文獻研究的新視野，絕不祇限於這些。這一套叢書中所包含的諸書，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將會證明這一點。就像它的研究對象一樣，我們希望，這一套叢書也能成爲一個開放的系統，祇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研究成果參預進來，古典文獻及其研究才能與古爲新，生機勃勃。

是爲序。

序

張宗友近年致力於朱彝尊專題研究，已經出版了《〈經義考〉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最近，又完成了《朱彝尊年譜》的編撰。在選題上，他曾徵求過我的意見，我當然表示贊成，因為給朱彝尊這樣的名家做年譜，既是學術發展的必然要求，也能對清初文獻作進一步的梳理與細讀。這部年譜多達五十餘萬言，可見宗友付出了長期的不懈努力。

年譜的價值往往取決於譜主的成就與影響。朱彝尊在清初乃至整個清代都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書目答問》卷末附了一份《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在經學家、史學家、金石學家、古文家、詩家、詞家諸類中，均有朱彝尊的名字，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朱彝尊在經學方面的代表作當推《經義考》三百卷。他曾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初九日，在西湖行宮向皇帝、皇太子進呈過《經義考》，康熙皇帝賜予“研經博物”匾額，皇太子胤礽稱其為“海內第一讀書人”。乾隆皇帝也褒揚道：“朱彝尊《經義考》，於歷代說經諸書，廣搜博考，存佚可徵，實有裨於經學。朕因親製詩篇，題識卷首。”《四庫全書總目》該書提要稱：“彝尊文章淹雅，初在布衣之內，已與王士禛聲價相齊。博識多聞，學有根柢，復與顧炎武、閻若璩頡頏上下。凡所撰述，具有本原。是編統考歷朝經義之目，初名《經義存亡考》，惟列存、亡二例。後分例曰存、曰闕、曰佚、曰未見，因改今名。”“上下二千年間，元元本本，使傳經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詳瞻矣。”該書至今仍為經學與目錄學方面的經典著作。

朱彝尊在史學方面的代表作當推《日下舊聞》四十二卷。此書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夏始輯，於康熙二十六年秋編成，由徐乾學出資開雕，於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完工。此書纂著時間雖然不長，但是所收集的相關資料却非常豐富，而且一一注明了出處。如徐元文於該書序稱：“其自序言所鈔群書凡千六百餘種，余伯兄藏書稍多，

悉出相示。其他殘編斷碣搜考殆盡，從來著述家所鈔未有若此之富者也。”其伯兄就是清初大藏書家徐乾學，其藏書處名傳是樓，有“傳是樓藏書甲天下”的美譽。朱彝尊爲寫此書還做過社會調查、摩拓過碑文，如高士奇序稱：“竹垞博極群書，晝則歷郊野，摩碑碣，問父老，斷字卮言，悉經掌錄。夕則篝燈散帙，馳騁古今，務使聞見兩無所憾而後愉快，故其書大無不該，細無不析。”《欽定日下舊聞考》就是根據乾隆皇帝的意見，在《日下舊聞》的基礎上訂補而成的，如該書目錄後案語稱：“《日下舊聞考》一百六十卷，乾隆三十九年奉敕撰，因朱彝尊《日下舊聞》原本，刪繁補缺，援古證今，一一詳爲考核，定爲此本。”

朱彝尊在詩學與詞學方面的代表作當推《明詩綜》一百卷與《詞綜》三十六卷。兩書均收入《四庫全書》。《明詩綜》是一部明代詩歌總集，收錄了從明初到明末三百四十餘位作家的作品。朱彝尊在《明詩綜序》中說：“明命既訖，死封疆之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概著於錄焉。析爲百卷，庶幾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可見這部斷代詩歌總集有以詩存史的深意。朱彝尊於每位作者皆略述其生平事迹，並於小傳後“各備載諸家評論，而以所作《靜志居詩話》分附於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該書基本上反映了明代詩歌的面貌與發展史。

《詞綜》是一部通代詞總集，共三十六卷，其中三十卷爲朱彝尊選編，六卷爲汪森增補，“共輯唐詞 20 家 68 首；五代詞 24 家 148 首；宋詞 376 家 1387 首；金詞 27 家 62 首；元詞 84 家 257 首”。汪森補輯了三百七十首（《詞學史料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該書提要稱：“是編錄唐、宋、金、元詞通五百餘家，於專集及諸選本外，凡稗官野紀中有片詞足錄者，輒爲采掇，故多他選未見之作。其詞名、句讀爲他選所淆舛，及姓氏爵里之誤，皆詳考而訂正之。”各家名下附小傳，朱彝尊《詞綜發凡》稱其“考之正史，參以地志、傳紀、小說，以集歸人，以字歸名，得十之八九”。詞末往往輯有詞話。《詞綜》的編纂是爲了糾正南宋書坊所編《草堂詩餘》之偏的，朱彝尊在《詞綜發凡》中批評道：“《草堂詩餘》所收最下最傳，三百年來，學者守爲《兔園冊》，無惑乎詞之不振也。”《草堂詩餘》所收詞人以北宋爲最

多，而朱彝尊特別標榜南宋，如《詞綜發凡》云：“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爲傑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稱：“其去取亦具有鑒別，蓋彝尊本工於填詞，平日嘗以姜夔爲詞家正宗，而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爲之羽翼，謂自此以後，得其門者或寡。”“又謂論詞必出於雅正。”《詞綜》爲當時詞作提供了範本，被浙西詞派奉爲圭臬。

朱彝尊的詩詞與古文的寫作水準與影響也是一流的。其作品主要收錄在《曝書亭集》中，該集卷一爲賦，卷二至卷二十三爲古今詩，卷二十四至卷三十爲詞（包括《江湖載酒集》、《靜志居琴趣》、《茶烟閣體物集》、《番錦集》），卷三十一至卷八十爲各類散文，還附錄了散曲《葉兒樂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趙執信《談龍錄》論國朝之詩，以彝尊及王士禛爲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至所作古文，率皆淵雅，良由茹涵既富，故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訂訛辨異，本本元元，實跨黃伯思、樓鑰之上。蓋以詩而論，與王士禛分途各騖，未定孰先；以文而論，則漁洋文略，固不免瞠乎後耳。”提要對朱彝尊的詞只作了批評而未加任何肯定。其實朱彝尊作爲浙西詞派的領袖，對詞在清代重新勃興是卓有貢獻的，郭麐對之作全面評價：“本朝詞人，以竹垞爲至，一廢《草堂》之陋，首闡白石之風。《詞綜》一書，鑒別精審，殆無遺憾。其所自爲，則才力既富，采擇又精，佐以積學，運以靈思，直欲平視《花間》，奴隸周、柳。姜、張諸子，神韻相同，至下字之典雅，出語之渾成，非其比也。”（《靈芬館詞話》卷一）陳廷焯對其艷詞尤爲賞識，指出：“《靜志居琴趣》一卷，盡掃陳言，獨出機杼。艷詞有此，匪獨晏、歐所不能，即李後主、牛松卿亦未嘗夢見，真古今絕構也。”（《白雨齋詞話》卷三）

朱彝尊是清代知識分子中的精英與代表人物，他除了在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方面取得了驕人成就外，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社會活動家。因此《朱彝尊年譜》也爲我們展現了清初漢族知識分子的生活史、心靈史，以及他們艱難曲折而又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畫卷。

該年譜分爲五卷，第一卷記錄了朱彝尊少年時期的生活，主要

介紹了朱彝尊的家世與所受到的家庭教育。

第二卷記錄了朱彝尊青年時期的生活，主要介紹了朱彝尊的婚姻、愛情、詩歌創作以及與反清志士交往的情況。朱彝尊的曾祖父朱國祚爲明萬曆十一年(1583)狀元，擔任過高官。祖父朱大競官至雲南楚雄府知府，父親朱茂曙也是明末邑庠廩生。清軍南下，朱彝尊的家庭與個人飽受苦難。這樣的家庭出身與個人遭遇，使他對清政府持有反抗與不合作的態度，拒絕參加清代科舉考試，而將主要精力花在詩歌創作方面。他經常與同里青年才俊聚會，切磋詩藝，相互唱和，以致形成了梅里詩派。順治七年(1650)，在他 22 歲的時候，曾隨叔父參加了十郡大社，該社連舟數百艘，集於嘉興之南湖，越三日乃定交去。不少與會者後來都成了社會名流。順治十八年(1661)的後蘭亭會也給朱彝尊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其《山陰集序》云：“余曩者七至山陰，至必流連累月，壺觴朋友，晨夕靡間。歲在辛丑，偕南昌王猷定于一、番禺屈大均翁山爲後蘭亭會，邦人與者一十九人。”朱彝尊還與反清志士屈大均、魏耕、祁理孫、祁班孫、顧炎武等保持着密切聯繫。康熙元年(1662)，通海案發，魏耕被處死，祁班孫等被充軍到寧古塔，朱彝尊外出躲避，得免一劫。

第三卷記錄了朱彝尊壯年時期的生活。爲了謀生，朱彝尊不得不奔走於一些官員的幕府間。順治十三年(1656)秋，朱彝尊 28 歲，應廣東高要縣知縣楊雍建聘，南下嶺南。康熙元年(1662)十月，朱彝尊 34 歲，爲避通海案牽連，入永嘉縣令王世顯幕。康熙三年(1664)九月，朱彝尊 36 歲，抵大同，依山西按察副使曹溶。康熙五年(1666)春，朱彝尊 38 歲，轉入山西布政使王顯祚幕。康熙六年(1667)八月，朱彝尊 39 歲，入直隸宣化府守備嚴宏幕。康熙七年(1668)三月，朱彝尊 40 歲，入山東巡撫劉芳躅幕。康熙十二年(1673)九月，朱彝尊 45 歲，入直隸通州龔佳育幕，時龔氏分巡直隸通永道。康熙十六年(1677)，朱彝尊 49 歲，隨江南布政使龔佳育南下，仍處其幕。朱彝尊長年在外過着拋妻別子、顛沛流離的幕府生活，其艱難困苦、孤苦伶仃自不言而喻。但是另一方面游幕生活也極大地豐富了他的閱歷，使他結識了許多官僚與文士，在詩詞創作與學術研究方面都獲得了豐收，并極大地提高了他的聲譽，爲他被

徵博學鴻儒創造了條件。

卷四記錄了朱彝尊在京爲官生涯。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時年 51 歲，應博學鴻儒之徵，并被康熙皇帝親自選拔爲一等，充《明史》纂修官，不久授翰林院檢討。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朱彝尊由康熙皇帝親點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三月十九日始入值內廷。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月二十日，受召入南書房供奉，賜禁中騎馬。二月初二日，賜居禁垣。內外交構遂起。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月，因輯《瀛洲道古錄》，入內錄四方經進書遭彈劾，受到降職處分，從此失寵。康熙二十九年(1690)，曾補原官，但是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復被罷官，從此結束了他在京爲官的生涯。這段出仕生涯豐富了他的人生閱歷，使他充分認識到官場險惡，當然也明白了寵辱之道，得失之理。在京爲官，特別是在史館工作期間，他接觸到了許多第一流學者，同時也見到了大量珍貴的藏書。在與官員和文人的交往中，他的聲望與知名度進一步提高，并有很多機會爲人撰碑銘墓，拓寬了經濟來源。

卷五記錄了朱彝尊罷官後返鄉歸里的生活。康熙三十四年(1695)夏天，他在家鄉建起了曝書亭。在這裡他完成了《經義考》三百卷，并編成了《曝書亭集》八十卷。他還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康熙四十二年(1703)二月、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康熙四十六年(1707)三月，四次到無錫迎接康熙皇帝南巡。由於朱彝尊政治地位、學術聲望、詩文寫作水準都非常高，所以他在罷官返鄉後，還一直從事着各種社會活動，諸如送往迎來、游山玩水、賦詩題畫、聯句唱和、寫序作跋、撰碑銘墓，可以說一直都沒有間斷過。直到康熙四十六(1707)年九、十月間，他還以七十九歲高齡，親赴揚州與曹寅討論《全唐詩》的編纂問題，并應約於次年編成了《全唐詩未備書目》一卷、《兩淮鹽策書》二十卷。康熙四十八年(1709)夏，他還特地南下揚州，將《全唐詩未備書目》與《兩淮鹽策書》交與曹寅。而這年十月十三日，他就與世長辭了。在去世的當晚，他還多次詢問《曝書亭集》的雕刻進程。可以說朱彝尊的卓越成就與豐富經歷，爲《朱彝尊年譜》的寫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年譜的價值不僅取決於譜主的成就與影響，還要看史料是否完